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 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 文獻叢刊

#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六四

青溪舊屋文集十一卷（文十卷詩一卷） 劉文淇 撰

邃懷堂全集三十八卷（文集四卷詩集前編六卷詩集後編六卷

詞鈔二卷駢文箋註十六卷駢文補箋一卷哀忠集三卷） 袁 翼 撰

八三

一

青溪舊屋文集

十翼紀事

光緒九年八月刊成  
師山高行馬署檢

青溪舊屋文集者年丈孟瞻劉先生之所作也王象之云  
青溪鑿於赤烏四年而吳志無之陳壽之略也南齊相人  
劉子圭家谿上聚徒授書不期榮進惟求丞彭城以養貞  
素先生繕儀徵居邗上而遠慕擅橋可謂清德不衰者矣  
文者前賢所以餽遺後人之軌跡使知則古昔以明聖人  
之道也是故析理昉十翼紀事昉禹貢敘情昉三百篇紀  
人物昉於左氏傳考工記莫不測遠洞幽宏綱挈而細目  
備後之欲求聖人之道者觀於是數者足矣入奚有所言  
然而運會嬗於上風氣變於下動者習焉靜者覺焉前者  
評焉後者鮮焉不能無所言也特其情不入則其眞不出  
其事未究則其理弗確何以望古作者之門逕哉况夫辯  
駁指陳如司寇之弊獄司空之計帳援律賦工毫髮無瑕

青溪舊屋文集者年丈孟瞻劉先生之所作也王象之云  
青溪鑿於赤烏四年而吳志無之陳壽之略也南齊相人  
劉子圭家谿上聚徒授書不期榮進惟求丞彭城以養貞  
素先生繕儀徵居邗上而遠慕擅橋可謂清德不衰者矣  
文者前賢所以餽遺後人之軌跡使知則古昔以明聖人  
之道也是故析理昉十翼紀事昉禹貢敘情昉三百篇紀  
人物昉於左氏傳考工記莫不測遠洞幽宏綱挈而細目  
備後之欲求聖人之道者觀於是數者足矣入奚有所言  
然而運會嬗於上風氣變於下動者習焉靜者覺焉前者  
評焉後者鮮焉不能無所言也特其情不入則其眞不出  
其事未究則其理弗確何以望古作者之門逕哉况夫辯  
駁指陳如司寇之弊獄司空之計帳援律賦工毫髮無瑕

遇而老屋短檠所得於風雨雞鳴者猶得昭昭然揭於當世則良甫諸子之孝慈豈不大哉光緒九年夏五年家子江甯汪士鐸拜譔

青集敘

二

孟瞻先生遺像

後學繆祐孫敬撫



猶與先生說經鍾孔既辨  
那溝載明道純儒術演三友  
聲三世德業邁漢東京

敬刻

孟瞻先生年丈遺像

年家子汪士鐸

青溪舊屋文集目錄

卷一

四惜賦并序

召伯塚賦并序

盆菊賦并序

菱蕩佩賦

擬謝希逸月賦

擬沈約高松賦并序

申笏山先生畫像贊

廬陵王氏兩世孝子贊

卷二

圩岸公修議

既殯後復殯服說

親喪既殯後見君無說衰說

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祠木主記代

重修玉皇閣記

卷三

上阮相國書

答黃春谷先生書

與沈小宛先生書

與劉楚楨書

與王子涵司馬論修縣志書

卷四

項羽都江都考

駁全謝山九郡答問

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梅蘿生戴碑圖序

除夕同舟守歲圖序

送李方赤太守序

桃花庵展上已會序

卷五

今文尚書論文序

朱芷汀夏小正正義序

凌氏叢書序

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黃白山先生義府字詁序

重刻郝太僕褒忠錄序代

江甘貞孝節烈總坊錄序代

廣列女傳序代

魏延昌地形志序代

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代

朱元鎮江志校勘記序

揚州木道記後序

夢陔堂文說序

洗冤錄辨正序代

海陵文徵後序

瓊花志序

陋軒詩續集序

經遺堂集序

清代詩文集彙編

夢陔堂文集序

舍是集序

句溪雜著序

娛景堂集序

雲陽陳氏族譜序代

長樂李氏族譜序代

卷七

論語孔注證僞書後

刑統賦解書後

書楊氏服制議後

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書後

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書後

書惲子居林孺人墓志後

青集印錄

漢射陽石門畫像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

卷八

寶應喬君傳

戴靜齋先生傳

王峙亭先生家傳

文學汪君傳

薛君家傳

方節母家傳

汪母楊太孺人家傳

嚴節婦傳

鮑孝女傳

吳烈婦傳

周烈女傳

卷九

諾授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

劉迪九先生墓表

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

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

鄉貢士陳君墓表

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

烈女劉氏墓碣

卷十

文學薛君墓志銘

青集印錄

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

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

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

先府君行略

先母凌孺人行略

祭洪桐生師文

卷十一

詩

青溪舊屋文集卷一

四惜賦并序

儀徵劉文淇

此余少作也寄興無端隨感而賦舊有六篇藏諸篋衍今錄舊稿汰二存四名曰四惜云

伊崑山有太璞兮靡色類之可方維皇覽德輝兮韞奇石而深藏玉亦恐世用兮羌不能掩其光匠氏持錯刀以從事兮剖至寶於嶧岫逝將辭此嶽神兮別藍田之故鄰倘得貢諸美人兮庶比德之攸在矧不爲席上珍兮乃爲狂夫之佩朝以予爲環兮夕以玦而視予謂微瑕有玷兮羌

並棄此連城之璵黨人謠誣誣予以色售兮謂玩物而喪志仍棄捐于空山兮對幽巖而灑淚子將效石之能言兮憇上蒼而遙寄惄曰昔懷璧兮間關今反璧兮故山快舟

右剖玉

和之見刖兮感相如之知還重曰價重兮時無多時失兮柰若何誰將寶此無當之厄兮恨不早供君子之摩挲

二

青集一

波而磅礴兮觸奇石而氤氳天孫游戲于碧落今日七襄而報章纓羅無心而舒卷兮倚闔閨而傍徨贈我以繡段兮復遺我以錦裳感良會于須臾兮慨變幻之無時朝扶羲和之垣兮豐隆縱轡而驅馳夕依望舒之宮兮屏翳飛輪而迷離昨見姑于霜女兮今又激怒於雨師非煙非霧而四散兮杳不知其所之膏吾車兮秣吾馬要子於天末兮停子之駕謂聚散之有主兮帳盤桓之無暇遂凌無何有之鄉兮旋廣漠之野歌曰何所無雲兮惜舊遊何雲不歸兮悲故秋誓將從此雲中君兮託媒問于塞修

右歸雲

春之來兮如夢境之初經春之去兮如醉鄉之未醒夢覺兮難留酒醒兮愁復愁知千金之難買兮恨不乘春色而夷猶乃有狡童情薄思婦愁多恨柳條之難繫悔桃葉之

青集一

徒歌感流光之急激嗟好景之蹉跎別有佳人惜別公子思歸對茲燕婉戀彼芳菲謂春光之雖逝結纏綿于斜暉春情散兮如煙春愁結兮如絃問靈修于此夕待之子干來年願偕青鳥俱東兮雖數見而猶憐

右餘春

召伯埭賦并序

昔謝安石勸蓋江左利濟蒼生中興名流推爲第一維時會稽王道子秉政擅權嫉其望重擠而出之安石因求鎮屬葉觸忌鋤根吁嗟乎非車前草胡爲當道非雨後苔胡爲侵堵已焉哉實落凝膏花飄紡佩膏泣殘釭佩枯餘帶昔比桂椒今儕蕭艾小草有知芳魂誰酌

右鋤蘭

夫何秦岱之白雲兮見其出而不知其歸曾五色之迷目兮忽一瞥而無輝陋朝霞之縹采兮羞夕鍊之淫氛浴清

憂讒畏譏避權謝寵而斯塲歸然獨存歷歲彌久望古遙  
集感而爲賦其詞曰  
束輕裝以行役兮駕扁舟以長征游廣陵之舊鎮兮緬晉  
代之新城懷登高之遠志兮發思古之幽情遡江左之賢  
相兮推太傅之英名維斯塲之巋然兮猶奕世而騰聲胡  
當時之多忌兮沒則有榮方東山之樂志兮吟梁甫而抱  
膝娛絲竹以忘年兮觀園棋以永日世乃詆其石隱兮謂  
煙霞之痼疾懼口衆而我寡兮爲蒼生而一出迨勳業之  
爛然兮謾夫又騰其口實何東藩之鴟張兮憚正人之嚴  
峻兮羣邪之項領兮嫉名流而遠擯去石城之舊都兮出  
廣陵而作鎮陽重之以藩屏兮陰以疎其朝覲信大賢之  
貞遇兮仍鎮靜以居官伊秦人之善規兮聆治績而瞻寒  
慶烽煙之靜息兮保偏隅而奠安嗟淮南之下溫兮屢遭  
水而沉淵集版築以待事兮創高堤而如磐疇漢室之宣  
防兮禦竹箭之流湍食舊德之不忘兮界吾民以安宅等  
於戴籍公自有其千古兮彼謾夫兮何足責

盆菊賦并序

青集一

主

青集一

四

原夫菊者備五美而表德應九秋而作華其品可玩其葩  
可服是以往代作者寄興斯在如孫子荆潘安仁之流皆  
有秋菊之賦並託寫毫素傳播藝林豈非偉茲物之珍麗  
超庶類而神奇賦本孫既延期以永壽又調疾而弭疴乎本賦家兄如川循陔之暇時裁花草當茲嚴冬固陰沴寒而  
盆菊生意盎然亭亭獨秀命淇賦之淇嘉夫菊之在幽愈  
馨而非同鬱鬱萌芽者之爲信可賦也

風入傷百卉之俱腓感萬物之咸蟄探芳訊而低徊對華  
林而鳴呢乃有翠葉雲布黃萼星繁揚芳棐几托根瓦盆  
穎擢冬日芬吐黃昏映玲瓏於燭影寫參差於月痕恍入  
南陽之谷儻遊彭澤之村酌王宏之藏酒醉陶令之芳樽  
當夫金商屆節白帝司時芳谷搖落平林變衰餽叢桂於  
山椒祖幽蘭於水湄嘉茲卉之孤秀獨芬馥而呈奇矧嚴  
霜之布漫更朔雪之紛披迺傲寒而茁葉仍破凍而挺枝  
待采擷於南山供餐吸於東籬與孤松而競秀共寒梅而  
鬥姿筆三春而懷芳凌三冬以愈馥惟早植而晚登譬眾  
醉而醒獨一任運於天地非故驚於流俗嗟人情之趨偽  
又鬱養夫萌芽穠李方冬而含萼夭桃先春而著花並乍  
開而旋落等木槿之朝華豈若茲英英冷颸或或寒葩自  
甘處於寂寞終不棄夫幽遐雜木爲槧和芝成液載劉生  
之丹方列葛仙之秘籍願介壽於華堂駐千齡之顏色  
菱萬佩賦

秋風徐來微波不開萬花夢杳菱鏡妝纔瘦影半鬢愁痕  
一角淺碧波搖深紅露濯露濯余兮不歡波搖余兮不怯  
拚浮沈于一時歷滄桑之千劫昭質納污貞情刺手羌寸  
心之俱靈持二足而自守剛雖露角柔卽成絲任蓼花之  
肆謗聽藻葉之鴈詞盤凌波而微步根在水而不移淚滴  
青冰船橫碧落嗟采采之何人感千金于一諾辭彼流水  
貢之玉堂疇雪其垢印嗜其芳匪瓊瑤之望報羌佩服而  
無忘

擬謝希逸月賦

宋孝武帝旣喪淑儀退朝不樂感物增悲光祿大夫希逸  
作哀策文奏之帝尋釋未終愀然動容彷彿在慮惆悵靡

窮感情辭之交切以俳劄而彌工迺駕天駟乘路車召賓從集邱墟旣登山今寥廓復涉水兮踟躕臨殯宮而惝恍啟總帳而欷歔于時白露戒寒流火退暑西冥曠潛東壁華吐感皓月之常明悲黃泉之獨處爰命希逸大夫更抽毫而作賦希逸避席而起曰臣陽夏鄙士濫廁簪纓不才寡學恐負盛情臣聞君秉陽德后主陰位日以陽經月爲陰緝后佐君而代明月繼日而從類夜明象德水之幽尚儀占從星之瑞三日成魄七寶誰修蕩陰効順廣照承流離次而二曜弗集有食而六宮貽憂若夫秋水寒潭暮雲遠塞霧霽黃沙霞蒸碧海桂留人于小山鶴呼子於幽澗嗟素娥之遐征奔廣寒而振采澄波掩映流光徘徊揚輝瓊樹棲景幽苔山庭鎧黯烏鵲聲哀君王乃辭隧路指歸途卽蘭室步玉除悲風發涼露滑撒琴瑟怨蟾蜍若乃明

青集一

五

河欲沒蟋蟀悲秋屋梁虛照環佩通幽安仁永恨平子長愁信天地爲逆旅等身世如浮漚于是置酒前席秉燭臨軒中懷玉潔思緒雲騫洵沈之有數何圓缺之足論對素月而有託作長歌以永言歌曰連城去兮不復還同光照兮隔關山欲往從之路漫漫哀永逝兮愴心顏歌聲未歇餘光尚存眾賓相顧四座勿喧又稱歌曰月將沈兮曙色升時代謝兮無可憑心不爲形役觴稱壽者徵武帝曰善聆子妙論信爲至人直如振聾誓將書紳擬沈約高松賦并序

皆指竟陵客邸言也約等所賦雖寥寥短篇而盤鬱挺特具有凌雲之勢旣粗肖其體製亦略仿其情意云其辭曰伊鬱鬱之喬松偉拔地而特起本山岳之毓靈荷雨露之繁祉非修竹之能方詎孤桐之可擬旣莫詳其種植亦難遡其年祀辭幽谷之荒寒廁朱邸之華美絕依傍於瑤階空牽援於玉阤懷勁節以周防抱貞心而自矢爾乃秀實離離孤標凜凜喬柯聳抱巖石低枕上拂天而干霄旁浥露而流潘弱卉之煥霞晒繁英之爍錦偃蓋則密葉能藏飛節則靈脂堪飲賦記瑯琊之王詩憶東陽之沈若夫拳曲壅腫支離盤攢借枝無鳥尋巢有鶴孔洞穴而中穿皮剝落而如削詎合大匠之繩難中工師之度託丹心於偓佺謝縑塵於京洛雖依日月之光未忘林泉之約幸棲鸞之借寵壯繫馬之稱豪含貞蕤於菊圃挺秀葉於蘭皋羌干雲而蔽日亦蹙浪而驚濤得氣則枝成連理迎風則韻叶雲璈貫四時而愈秀超萬彙而彌高於時清秋乍屆勝日初逢啟芳園而命駕召佳客而噭松香葉則曾經宿鳳虬幹則宛爾成龍儼天邊之榆柳傲江上之芙蓉或徘徊而命筆或徙倚而扶筇承君子之顧盼增華彩於衰容豈必嚴霜乍警朔雪已布眾卉失色羣芳改度始見不雕之節方感後知之遇亮賞識之獨先爰揮毫而作賦申笏山先生畫像贊

吾鄉申笏山先生以壬戌科會試後挑取中書入值

樞庭議政視草其職密要居是職者不久卽遷擢以去或入秉鈞衡或出膺節鉞而先生翱翔樞禁幾四十年淳厚副憲其澹于榮寵無所繫援也如此又居是職者率通聲氣廣結納封疆大吏歲時餽問不絕而先生慎于交遊

不妄有所乞取身沒之後囊橐蕭然其廉介之操尤鄉人所共仰先生之孫東雲上舍既以先生知文書贍裝潢成卷復以先生手跡別爲一卷而圖像於卷首文淇敬爲贊

曰

猗與先生仕亦居貞處榮能澹在約能清雖爲達官實由平進世皆妄干公以靜領與世無求與物無競無競伊何郎署棲遲溫恭朝夕淑慎有儀介不絕俗和不趨時無求伊何矯矯自異居德則豐居家則匱書可藏楹金不留笥式瞻遺像爰想遐踪其容藹藹其德沖沖芳徽未沫千載無窮

廬陵王氏兩世孝子贊

夫孝爲政本德乃化先至行光昭垂諸載籍有由然矣顧馬班之書范陳之史散見列傳不別立名迨晉書始有孝

青集

七

友之篇魏書別立孝感之傳自茲以還史皆遵守豈非以世風愈降至性日漓其有孝行足旌湧風可式者故特加茲目以爲激勸歟廬陵王乙莊先生世篤儒雅家傳清白純孝之思根諸天性稽其事實核諸史籍實足矜式後代無愧前賢先生四歲喪母見母衣屢輒號泣此卽張敷之泣畫扇張譏之泣經帕也年十三父病阻隔侍奉一載常廢寢食私貸於人爲醫藥資後遂精於醫施藥濟衆此卽殷仲堪以父病躬學醫術李元忠以母老專心醫藥也父歿後輟儒業爲小販以力養凡祖母繼母所嗜多方購求此卽韓懷明肆力以供親郭原平傭賃以養母尉遲迥四時甘脆必先薦奉馮道根得甘肥未嘗先食也繼母性嚴急稍失意卽長跪涕泣請杖俟色解乃起此卽李曇之事繼母執勞不怨孫宏之事後母孝謹彌篤也事繼母和

石郎中之親滌廁榆徐汲郡之親易燥濕王延之夏則扇枕冬則身溫謝曠之納履而行屏氣而語也執繼母喪年已五十有六幾不欲生居喪次三年不入內室此則陽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張種年政五十而毀瘠過甚也自祖以下五喪渴葬傾囊卜兆躬親畚築將葬母時有白烏三集於靈前悲鳴而去此則沈冲之營成七墓悉達之遷葬九喪祭遵之負土成墳汎毓之循行封樹白鵝棲顚恬之廬白雉集高眞之室也喆嗣立齋先生亦以孝聞世德作求輝映先後是則劉基之先已有劉繇江柔之後復有江革繼志隆業亦有可徵事祖母跬步不離及祖母沒其父數日不食己亦不食則有若孔倫之善養祖母虞詡之舉爲順孫焉父久病足長伴父側扶杖數年不忘母嘗病疽爲吮其膿血而疽遂痊則有若鮑昂之俯伏父側頃刻不離柳震之親吮母癰舊疾頓愈焉父病時每叩願禱天願以身代醫者夢神告曰有子如此天已益其父壽二年矣由是病果愈則張楚之燒指自誓崔浩之截髮禱神有焉父歿絕粒數日母歿哀慟幾絕則陳紀之哀至歐血阮長之悲感旁人有焉葬後結茅墓側寢苦枕塊每遇雷雨雖夜分必繞墓側而哭忌日捧主長號清明省墓泣拜時痛如新喪值祭祀雖遠行必歸齋戒沐浴則王烈之泣涕三年原涉之廬墓三載毛惠緒月朔悲泣膝疊恭忌日哀慟王褒聞雷必到母墓刲叟值祭先求旨酒不是過也廬墓時一夕有黑虎咆哮林中睨其哭號掉尾去小竊至知

爲廬墓孝子遂遁桐杖植墓自秋閱冬忽萌芽森茂山無

井泉忽於山麓湧出一泉則劉士雋之孤免馴擾司馬嵩

之豺狼絕跡阮卓扶喪賊不敢害華秋野宿盜悉遠逃武

宏度素芝頓生郭景華靈泉忽湧不是過也前有孝政後

有士雄號爲累德之里父是德林兒是百藥表爲孝敬之

村謹綴蕪詞式揚遺烈贊曰

猗與先生以孝傳世因心則然豈由外致精意所感上蟠

下際以今方古無美不備素業清芬繩繩繼繼孝子惟孝

永錫爾類

青溪舊屋文集卷二

儀徵劉文淇

圩岸公修議

江都洲圩之田皆係公岸公修惟東南鄉霍家橋馬家橋

地方馬圩柏圩嵇圩謝圩汪圩等處岸係公岸修不公修

查每圩之田多則六七百畝少亦四五百畝業主不下數

十家佃戶不下數百人而靠岸之田隨岸綿亘僅一二十

畝一圩之岸保護一圩之田係是公岸理應公修乃勒令

靠岸一畝之業主承修而離岸一畝者遂得脫身事外法

既不平工遂不固每于大汎之時一遇破圩則圩內數百

畝之業佃皆責令靠岸之業主搶修而本圩佃戶不做本

圩之岸反代外圩做工以便高索工價所需木料或有未

青集二

十一

無可稽查工賬則開銷任意且大水之時取土甚難溝內

擗泥皆係濕土施工水中補塞罅漏何能堅固工尚未完

岸又倒卸修理數次終致不保泊夫水退打岸椿木旋即

被人竊去下年保險又須買木故以靠岸一畝之田用錢

自數十千至百數十千不等其中藉岸索詐者不一而足

爭端既啟訟事滋多有己岸倒塌界址分明而牽令未倒

之岸認費者有工作甫完水尚未退椿木被竊岸旋崩壞

希圖另做者有深知圩岸之害創爲買田不買岸之說現

業原業均不承管者有大汎猝至城中業戶未及下鄉而

鄉中各戶浮開工料業戶不認彼此爭執者更有刁頑佃

戶將寬厚之岸內外鏟削毀岸爲田冬春內外種麥秋間

內岸種豆以致堤岸愈形單薄大汎時藉包工作以飽怨

壑者現在圩岸爭訟之事已屬不少本年盛漲無圩不破

水退之後卽要施工方能種麥而冲刷日久施工更難若不明定章程竊恐爭訟之事無已時也細詢鄉中老農該處圩岸向來亦係公修嗣以江水不大每年春作工力無多遂令靠岸之佃就近承修而佃戶以靠岸之田有柴草之利亦皆樂從後以水大工多佃戶力不能任始令靠岸之業主貼修有主食佃力之說自道光五年以後佃戶亦不承管遂令業主獨修卽有向眾理論者而地棍串同莊佃百端把持牢不可破以致靠岸之田有情願不要價銀只圖免害而無人肯受者有願納官糧不收田租不管港岸而佃戶仍不肯者夫小民至愚見近利而忘遠害田不靠岸者但知不認修岸之費田多岸少者亦謂彼此牽算就少避多而莊佃更以浮開爲得計及至圩岸不保同歸于盡所得不償所失而狃于積習尚恬然不知變計也欲

青集

十一

興利者必先除害此害不除不獨靠岸之業戶受累無窮而年年失收錢糧亦無所出必至官民交受其病似宜官爲出示諭令公岸公修並飭知該處有業紳士秉公妥議

公修章程稟官立案以除積弊而安生業是亦弭爭息訟

之一道也道光十二年謹議

既殯後復殯服說

禮記言殯服者二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

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鄭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絰也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于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于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疏云此謂君薨在外既大斂主人從柩

而歸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於時主人從柩在路未忍成服于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足著菲屨菲謂蘆屨也柩入正棺後卽服殯服畢塗成服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注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二者經皆云殯服則苴絰免布深衣散帶垂矣喪大記疏謂苴絰免布深衣是也又引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謂此亦不散麻非也鄭注曾子問共殯服明云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則大記所謂復殯服者亦必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孔疏乃謂不散麻是誤以大記之君弔復殯服與小記之君弔雖不當免主人必免爲一事矣不知大記所謂復殯服者專指殯後君始來弔言之至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此節文承葬虞卒哭之後則此謂葬後君來弔者檀弓君子大夫將葬弔于宮是葬時君有弔臣之禮亦有葬後君來弔者小記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疏云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是也禮將葬斂殯之後已葬之前主人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故鄭注云爲人君變服于大斂之前既斂之後不云復殯服也復殯服者復其未殯未成服之服必苴絰免布深衣散帶垂而後謂之復殯服孔疏解君弔復殯服以爲不散麻是誤以小記葬後君弔與大記殯後君始弔爲一事矣案既夕禮主人髽散帶垂注爲將斂變也此

青集

三

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疏云：「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髽皆當小斂之節。今于啟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言散帶髽同于未殯時，不云皆如殯服也。」士虞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注。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是也。」按崔氏以啟後唯髽與散帶同于未殯，其服如喪服，卽引既夕散帶髽爲證。足知葬服非卽殯服矣。又士虞禮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罷哭從尸注。一人主人兄弟疏云：「鄭知一人衰經是主人兄弟者，以主人哭出復位無從尸之理。」又云：「衰經且非疏遠，故知一人衰經是主人兄弟。」按上文云：「主人及兄弟如葬服。」此云主人兄弟衰經從尸，足知衰經卽葬服。主人兄弟既衰經，足知主人必衰經矣。小記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衰經。從尸正是虞禮，足知免可加於衰，非若殯前未著衰而免矣。受業薛壽謹案檀弓弁經葛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變服而葬疏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疏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神父也。」謂神父也。案大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則更誕妄矣。程氏易疇引陸氏佃據經文下云：「周人弁而葬，斷髮變服而葬爲幽大夫。」以下禮因謂天子于斬衰无服可變，但有弔服而已。諸侯凶服如之，則亦當以弔服爲其變服。據此則變服而葬止自王侯下，通於士大夫以接神不可純凶。故葬必變服與殯服然爲二。

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疏云謂已有不  
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經猶不去若杖齊衰及斬  
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又按曲禮云苞屨扢衽厭冠不  
入公門注苞屨也齊衰屨刪之非也問喪曰親始死扢上  
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疏云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  
熊氏云父之喪唯扢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  
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  
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公門謂公宮庫雉路之  
門按路門之內卽內朝斬衰既得入公門則雖見君亦不  
稅衰矣若君臨臣喪在未殯之前主人固未成服若君未  
視斂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喪  
大記所謂君弔則復殯服也彼注云復反也反其未殯未  
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蓋君  
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  
大斂焉大記所謂君弔則復殯服者文承在殯三往在殯  
一往之下專指殯前君有故不得弔至殯後始弔主人雖  
己成服亦必稅衰如殯服鄭注不云敬君而云新君事者  
使若未殯時然若常弔則亦不復殯服矣服問云君弔用  
錫衰文王世子注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  
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于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士喪禮  
注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襄衰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是  
主人成服之後君弔且服錫衰何嫌乎見君不稅衰也光  
君事非謂君弔必稅衰若君旣視斂至葬君復來弔則主

人免而已不稅衰也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斂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貳于大斂之前及既斂之後第云著免不云復未殯前之服也蓋既成服之後雖寢不稅冠衰唯君未視斂殯後始往者復殯服餘則否故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 江都汪氏兩孝子祠記

周禮族師之職月吉則屬民而讀邦彙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繭亦如之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而獻其書於王內史貳之以詔王爵祿蓋古者論秀書升之典始于鄉舉里選故

青集二

六

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然則成周盛時孝弟睦姻之士皆使之治民無待於表門建祠也漢代賜孝弟爵而不任以民事其制已漸不若古又寢之而爵亦弗及或表其門閭或賜以束帛其所以磨世勵俗者豈能及古人之萬一哉然自選舉之法既廢祿利之途不出于此而孝子悌弟史不絕書亦可見孝弟出于性生不盡繫乎有所勸勉况自明代以來建祠於學令有司春秋祭祀其禮等於瞽宗之祭焉此其教孝之意抑亦視古人有加隆矣吾友汪農部喜孫之祖皇贈奉直大夫兆初先生諱一元暨其族伯祖伯高先生諱一崧皆以孝請旌得旨旌表如例而農部復於北來寺買僧隙地建祠山麓顏曰江都汪氏兩孝子祠既與僧立碑復呈請有司立案俾汪氏子孫不得索回香火之貲寺僧亦不得毀傷祠

宇寺存與存永永無極或謂農部曰吾子有位於朝於禮得立家廟且兩孝子既祠於學何又於寺爲農部瞿然致爲有司所劾額予薄宦京師家無一樣之宅建廟且有待而郡祠啟閉有時子孫不能常往吾族伯祖又無後子異日卽有力營建家廟而族伯祖無享祀之所吾先祖亦愀然有所不樂是以別建斯祠也嗚乎禮之以義起者聖人弗禁若農部所言亦惡得而禁之也哉祠成於道光十四年農部屬子爲記子因猶述古今教孝之典與農部所以建祠之意以誌後之謁斯祠者

### 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桐木主記代

昔朱邑爲桐鄉令旣歿桐鄉人祠之此名宦祠之權輿矣張良食采于留後人于留城爲子房立廟此鄉賢祠之權

青集二

七

輿矣自是以後見于史冊者甚夥然皆專祠而非總祠也明代始令府州縣學立名宦鄉賢總祠有司春秋致祭國朝亦因其制豈非欲令諸生觀禮者以古人爲師而有所取法歟然守土者每視爲具文而儒官亦弗之深考或已列祀典而祠無其主或祠雖有主而志無其人或名宦誤入鄉賢或鄉賢誤入名宦或名雖彰著而無關乎本郡或縣己他屬而仍贊列其人其他官爵閱書姓名誤寫者尤不可殫紀凡此諸失各郡皆所不免而揚郡尤甚前守劉公源灝督率同僚捐修郡學屬訓導陳君萼寶應舉人劉君寶楠攷定名宦鄉賢祀典會劉公升任去斯事遂輟今年夏余權守斯郡陳君以前事詳請立案其應移祀鄉賢者曹憲孫萼張方平桑喬蔣應奎黃瓊王軒凡七人應祀名宦者婁師德李德裕韓琦晁補之宋庠陳瑄熊尚

文馬從龍馬文升凡九人應補入名宦者謝安以下凡若干人應補入鄉賢者臧旻以下凡若干人其官爵姓名訛脫者俱已改正惟有應撤之主或以有舉莫廢爲疑余案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鄭注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又云有國故則否鄭注云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云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己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若己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于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夫先聖先師苟有其人猶不必借資于鄰國兄名宦鄉賢尤當各從其故不必借才于異地也亦明矣名宦中如王安石應移祀通州鄉賢中如海州之徐穆六合之陳融如皋之胡瑗無錫之杜鎬天長之朱壽昌通州之錢嶃以下十三人應各移祀其鄉何遜海瑞王守仁未官揚州汝南應曜千乘董永皆非揚人文天祥停留真州三日不得謂流寓均應撤主余謹據禮正之既飭學別立檔案復作記以誌後之人俾有所考焉

重修玉皇閣記  
青集二 入

忘本也明末盧清聞又建東西兩廊鐘樓及門前石橋歷歲滋久鐘樓既圯其餘土木之工亦廢而不修 國朝康熙戊申住持王清淵復鼎新之其詳載於編修蔣君繼軾所撰記中道光戊子蔡復基於閣之西偏建屋數楹以爲延客之地歲在辛丑蔡君弟子管本厚住持斯閣發願募修紳士旣各醵金而鎮中貿易以豆市爲大宗復歲出贏餘以助葺理之費遂乃增修寶閣凡甌瓦瓴甈之屬悉經更易嗣於己酉孟春髹漆裝彩煥然一新咸豐甲寅文淇寓居閣中管君以此次重修未有記文屬爲紀其年月因得讀編修所作之文編修謂三清虛遠上帝尊嚴閻闍天門虎豹蹲踞豈塵世所易瞻仰紫雲之閣碧落之城鳳宿鸞棲煙雲縹渺豈俗人往來之地惟耽虛好道之士歸宿此域亦修真養性之一助爾其說固當然余按錢少詹事大昕亦嘗作嘉定集仙宮玉皇殿記其文有云釋氏奉佛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護法之列其言誕而難信唯道家以玉皇上帝爲天神之至貴者玉以言平德之至純皇以言平道之至大與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皇上帝者若合符節而復選高敞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巍巍哉哉昭布森列使人有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寡其過則與吾儒敬天之學相資而不相悖焉又謂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若求福於己瞻禮膜拜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三洞立教爲平等說法崇奉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當敬而從事於善知天之可畏而預遠於不善可以保身可以善俗其言尤爲篤實平近可謂感人而易入矣余避寇壤上嘗往來斯地見閣外有蘆棚數十間棲止流民施粥施藥施棺皆鎮中諸紳士捐貲爲之者凡諸善舉大率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四

青溪舊屋文集卷三

先集議於閣中而後行之昔少游記羅公之德政謂鱗夏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又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

疾病之民所渝至不可勝計由斯以觀古今人何遽不相

及之有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去歲粵匪寇揚城再至壞輒反無所騷擾故鎮中得安全無事謂非天之所祐所與不可余故舉少詹敬畏之說爲文記之以授管君使鐫諸石願諸善士之力行勿怠也管君字吟松工書善基本鎮人

上阮相國書

儀徵劉文淇

前蒙示抄本宋揚州志五本其通州志一本內一卷所附

雜詩皆係詠揚州者考通州在宋爲靜海軍不屬揚州且所附詩詞又有元明人廁其間必非宋人原本其重修真州志一本係嘉定時所修嘉慶揚州府志云嘉定真州志二十二卷今按抄本真州志卷首有韓挺序係紹興真州志序府志載韓挺紹興真州志七卷其書久亡其序僅見于此又有永嘉黃氏序一篇係嘉定志序而志書亦未載志爲嘉定時所作而呂真人祠堂記劉宰新翼城記放生池記皆寶慶間所作孫虎臣麗光園湖光亭記呂師龍重修學記乃咸淳間所作均在嘉定之後按隆慶儀真志載

青集三

嘉定真州志丁宗魏劉雲辟洪同修錄事參軍張端義補按府志真州幕官有張端義寶慶錄事隆慶志凡例又謂真之地乘宋嘉定有志寶祐有志寶慶寶祐皆理宗年號嘉定時所續載者或張端義所補歟原本廿二卷抄本僅六卷載六合儀真事宋時六合隸真州故也碑記二卷文章二卷城池一卷雜錄一卷碑記文章所載多府縣志所未載卽其所載者亦多刪節抄本均載全文又碑記文章均載撰人及書丹篆額姓氏年月後來府縣志皆削去書石者僅留撰人殊嫌未備真州當南渡後爲戎馬之地城池守備尤爲緊要城池一卷所載案牘之文甚詳府縣志亦多刪節其廣陵續志一本府縣志藝文均無其目按抄本惟揚志書板中載有紹熙廣陵志嘉泰廣陵續志遺書中載有紹熙廣陵志序一篇抄本誤作紹陽志嘉泰廣陵志序